

离开无锡的时候,瑾槐书堂的主人送我一只香榧。这是经过严冬之后,挂在树上的最后一只香榧,硕大、饱满,柔和地显着淡黄的光泽。带回南京后,我把它放在我的书桌上,一种宁静的橙香,像薄雾一般,在整个书房里弥漫开来,慢慢融入了书香。

瑾槐书堂的读书会,是我的新书《一只山雀》(以下简称《山雀》)的第七场活动,也是最后一场。做完这场活动之后,我的嗓子就哑了,几乎发不出声来。接下来就是春节,所有人都在忙,而我空了下来。我没有出门拜年,大部分时间就在书房里坐着,香榧陪着我。打开的《山雀》平放在旁边。这是文字变成书之后,我第一次重读。我坐在写这些文字的桌子旁,窗外的乌桕和枫杨,仍然和书里写的样子一样。而那只几乎贯穿了整本书的白鹭一直没有来。一直听得到河边树丛中山雀的鸣啾。我当然不知道它们在说什么,它们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没有谁真正懂得谁。可是我们仍然想懂,我们有许多话要说,有许多不甘心的。

一个人的孤独如同一只山雀。一本书的命运,如同一只香榧。在春天,香榧树上悄无声息地开出暗红色的小花,悄无声息地结着果子,悄无声息地在满树绿叶中慢慢长大。漫长的时光中,无人问津,默默地积攒着全部的能量,成为一只高挂在枝头的成熟的果子。成熟了的香榧沉默地落下来,落在树下的泥土上。若是无人在意,就慢慢地融入土地。它淡淡地散发着自己的味道,直到有人捡起它,放在案头,或者,送给一个喜欢的人。这时候,人们才看到了香榧的美,闻到了香榧的味。只有彼此在意了,才会彼此喜欢,才会懂得。我从来没有离一只

香榧如此的近,也从来没有懂得一只香榧如此的好。当瑾槐书堂的主人递给我这只香榧的时候,我的一种一直沉睡的感觉突然打开了,像山雀突然学会了一种婉转的鸣啾。

回到巴黎已经好几天了,路过所有的公园和路边的树丛,我都要看一看,有没有一棵香榧树,枝上有没有一只香榧果。地中海气候,如同我们的江南,也是香榧喜欢的园地。我想,我终能找到。找到了,我就能时时回到那个无锡的午后了。

走过薛福成故居幽深庭院,跨过一座小石桥,穿过回廊,往右一拐,便是瑾槐书堂。书堂就是古老的学堂的样子,两面墙都是落地的长长花窗,窗上是宫灯形的木格,古雅而敞亮。宽大的厅堂里竖着高大的木柱,人已经坐满了。几乎所有人的手里都拿着一本《山雀》。他们已经读过了这本书,他们觉得有话想和我说,他们觉得彼此有话要说。这是多好的一个梦里的情境。这里有我想见的人,有我想说的话,有我曾经的青春。

读书会午后就开始了,结束的时候,外面已经漆黑一团。瑾槐书堂显得神秘幽深,时间在此消失了。我不知道坐在他们中间的我,是一个满怀沧桑的中年人,我还是那个意气风发的江南大学书屋里18岁的打工仔。人的一生被浓缩成了短短的一下午。我们彼此都在试探着。也许我们彼此读懂了,也许我们彼此会错了意。然而,这样一一个下午,是我多年来最快乐的。这个快乐一直流溢到深夜,直到我带着微笑入睡,然后在梦中泪流满面地醒来。如果有人读过我的《一个人》,就会知道我在说什么。我以为我懂得了我在无锡所有曾经的岁月。我以为我重又拾得了错过

香榧之味

申赋渔

癸卯秋日去美国探亲,在纽约邂逅徒孙申芳,闲话聊天,自是愉悦。聊得最多的竟是师生同感兴趣的,她多年前求学复旦历史系读硕时的一份班刊《学步邯郸》。

《学步邯郸》之名,自然会牵引成语“邯郸学步”之来由,其出典于春秋战国时,赵国都城邯郸流行跼蹠舞(一种类似于现代芭蕾舞踏着脚尖舞步,甚是优美),有燕国寿陵少年到邯郸学步,结果是“未得国能,又失其故行矣,直匍匐而归耳”。(《庄子·秋水》)这故事连绵,于是就有了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名句:“寿陵失本步,笑杀邯郸人”,至清代蒲松龄的“我自自有故步,无须羡邯郸”。这一成语的原意是讥讽学习他人之长,又失去自信,不得真谛,竟把自己原有的东西也忘却了。

时光飞速穿越。2009年9月,申芳们来自五湖四海,汇聚复旦攻读硕士研究生,我为他们开设“西方史学史专题研究”一课,因此就与该班部分同学结下了绵长的师生情缘。当时,申芳所在的班筹划办班刊,为刊名斟酌良

久,最终他们把常见的成语“邯郸学步”词组的偏正结构,经词序互易,以“学步邯郸”作为班刊之名,其睿智凸现且含义深刻,既自谦“学步”一切从零开始,又巧妙地暗示出他们的求学地——复旦,蕴含着文雅含蓄之美,有着深湛的美学意义。编辑部的同学们要我写他们的班刊创刊号写序,我义不容辞地写了个“小引”,题名《浓绿万枝红一点——贺〈学步邯郸〉诞生》,引用王安石在《咏石榴花》诗中“浓绿万枝红一点,动人春色不须多”的名句,点赞我系2009级研究生班刊之名,赞美那“动人春色”,含苞吐蕾,争妍斗艳,向人们报告春天的到来。小序经《复旦校报·芳草》转发,《学步邯郸》曾风光一时,在复旦园内颇具影响。

申芳班的班刊《学步邯郸》,总是让我难以忘却,它的创刊号一直与我收藏的1956年文学刊物《萌芽》的创刊号等一起,至今仍保存着,它也留给我无限的遐思。“学步邯郸”,每一个在复旦读

过书的莘莘学子,都曾在登辉堂(今为相辉堂)聚会,在燕园小桥流水嬉戏,在曦园脚亭亭眺望,在“南京路”(即今光华大道,复旦人习称“复旦南京路”)漫步。想当初,同学少年多情,学步邯郸留

遗篇。总之,都写下了每个人生命中浓墨重彩的一章,而这一章把过去的时光和将来的生命

联系在一起,去铸就未来的璀璨和辉煌。

“学步邯郸留遗篇。”我对申芳直言道。

“老师的话,含有深意,我记住了。”申芳回应说,“我读过您在我系西方史学史研究中心主办的《西方史学史研究》(2021年)创刊号的寄语,感人至深。”她一边感叹,一边打开手机,很快地找到了我写的这一寄语。申芳笑道:“探家犹如登山,我以为只有那些不畏艰难险阻,沿着崎岖山路攀登的人,才能登上峰顶,领略‘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’的情景,我们的历史研究亦然。”

稍歇,她望着窗外墨色的夜空又言道:“如今,我留学深造,亦然?”

一旁的蔡老师插话,连连说:“亦然,亦然!也许更需要不畏险阻,攻坚克难啊!”

确实如此。这位来自殷墟甲骨文之乡的安阳女孩,苦读硕士三年,在吾生、导师陈新教授的指导下,出色地完成了以《试论托克维尔的民主思想和历史写作》为题的硕士学位论文,获得了评委老师们的一致好评。而今,她又更上一个台阶,留学深造。噢,前些日子,她打来电话传来了好消息,说毕业在即,留校任职。

我打趣地在电话这头笑道:“你姓申名芳,但我要说的是,不只是‘申芳’,不只是显示出上海的、复旦的芬芳,更要有宏大的志向,奋力在世界百花园中闪现光华。”

观当下,开学了,复旦园里真兴旺。学步邯郸,放飞梦想,采一片绚丽的脚云,揣一缕世纪的霞光,笃志切问,薪火相传,行走在望道路上……



谦益 (书法) 陆康

三十多年的美好。我以为握在手里的时光是真实的,我以为我读懂了最偏远角落里的的一脸的笑意。

一只山雀总会懂另一只山雀,总会懂么?也许只是一种幻觉,一个美好的愿望,一个永不可触及的奢望。那个欢乐而悲伤的午后,人群的影子在我的大脑中叠加着,又在冬夜里慢慢散去。我又回到了孤独的我自己,坐在自己桌子的前面,桌上放着那只从无锡带回来的香榧。香榧的味道弥漫在我的每一个毛孔中,我却不知道这是真实还是虚幻。味道都是捉摸不定的,味道总是亦真亦幻。

此刻,我坐在公寓里的书桌边上,桌上摆着我特意带来的那本《山雀》,一样平平地展开,散发着纸墨的香味。这本我自己写的书,从年前到年后,我一直没有读完。里面有着太深的孤

独。窗外的雨滴滴答答地已经下了一天一夜,还在下着。我突然又闻到了香榧的味道,我又看到了瑾槐书堂里他们的面容,我又听到了他们的声音。那个午后,我们一起大笑,我们一起伤心落泪,我们一起沉默无言,我们一起被小提琴和轻声的朗读带向远方。没有人懂得,此刻我在说什么。然而,只要那天你在,你会懂得。

我们也许永不再见,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。一群人,走散了,就再也走不回来。我只是想让你知道,那一天,我闻到了香榧的味道。有空的时候,你也去闻一闻。香榧的味道会重现一切。香榧的味道会吹去时光的浮尘,把那一刻的彼此都懂,变成山雀的翅膀,还有它的欢鸣。一只山雀,从来不会真正懂得另一只山雀。一只山雀,总会懂另一只山雀。

报春燕伴我向远方

陈波

十年前,我从管理岗位退下来,老大离家,一如过江之鲫,来到大魔都随子女定居生活,又如入海泥牛,整日两耳不闻乡音,能无愁乎?无聊至极,我就整天和几个酒肉朋友打牌搓麻将抽烟喝酒,经常为一张牌的输赢而争得面红耳赤,到医院检查是高血压病又复发了,医生再三叮嘱不能再喝酒抽烟熬夜了。

回家后,随手翻阅新民晚报,在《夜光杯》副刊上,一组“静安诗草”律诗启发了我,这几首律诗写得很有文化底蕴,越嚼越有味。我觉得人老了,退休不能颓废,要振作起来,还有诗和远方。我打开电脑查找上海诗词学会地址,当时网上显示是在虹口区多伦路153号,第二天一早就赶到多伦路,踏遍了每块石块,没有找到。一打听,说是“早搬走了,搬到哪儿不知道,听说威海路有个什么诗社,你去那儿问问”。

我马不停蹄地来到静安区威海路,看到870号门牌上写着“静安书友汇,每周六下午活动”的告示。等到星期六下午,我又早早到现场,才知道“静安书

友汇”和“静安诗社”在一起活动,社长是复旦名师胡中行老师,真是“山重

水复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”。办过有关人社手续,我就开始跟着胡老师学写诗了。

因为我入社比较迟,和诗友有一段距离,我要迎头赶上,是诗的感召力,迫使我走进了街道图书馆,走进了各种书店,还有旧书市场,我在一本本纸质书中寻找失落的自己,起早贪黑一心学习写诗,背唐诗宋词元曲,草稿纸写了几大本。

有所耕耘有所收获,我写的诗终于在五里桥街道小报上经常发表了,我很兴奋,把诗转发在家乡的“十八巷论坛”上,又引来不少网友诗友的关注,成了朋友圈。新疆阿克苏的诗友请我点评他写的汉文诗,贵州夜郎国的诗友要我推荐赋诗填词的工具书,我向他推荐了《格律诗启蒙》《中华韵典》《中国成语大辞典》等工具书,有时我还帮他们买书邮寄去。特别是北京市海淀区的一位年轻网友,他在中科院声学研究所水声工程中心工作,他跑了好几家新华书店都没有买到胡老师得书。他先后写了两封长信寄给我,诉说他父病情,在这一刻也离不开的“微信时代”,借云燕传书还是破天荒的事,可见其孝心切切,这两封信我至今还珍藏着呢。他父亲患有较严重的疾病,医生叮嘱病人要转移对疾病的注意力,于是他托我买这本书给他父亲启蒙学写诗,以诗书治病,还要他父亲拜我为师学写诗。就这样,这位病友在忍受疾病困扰的同时坚持学习写诗,对他写的诗我认真进行“点评”鼓励。终于,这位病友在微信上感恩般地对我说:

“当我进入诗的创作之中,就感到一种精神愉悦和享受,从而忘记了病痛。目前我的身体在渐渐康复之中,晚上睡觉也不用吃安眠药了。”他已经把写诗作为调养自己身体精神疾病的良药了。这便是诗的力量,是诗和我们的心灵与感情相通的独特魅力。

他感恩于我,我感恩于新民晚报,退休十多年来,是新民晚报引导我,点燃了写诗的热望,我的业余时间变得越来越珍贵了,我以诗疗愈,我的“三高”(高血脂、高血糖、高血压)正常了。我以诗交友会友联通五湖四海,交了一批诗友,在网上云间微信里经常互相诗词唱和,“偷阅”春秋。

退休十一年来,新民晚报朝朝暮暮伴随着我写诗作文,我感恩新民晚报,记得在新民晚报副刊“夜光杯”创刊70周年之际,我曾拟贺诗一首,现在写出来,作为我这篇文章的结尾吧:“初衷未改几回迁,辗转风烟七十年。燕落沪城抬望眼,翰开纸墨谱新篇。高居界内诚难易,立定潮头敢领先。烛照萤光家万户,晴耕雨读润心田。”

与远行有关的开学记忆

徐闻见

距离到站还有至少两个小时,我打开邮箱,两周前给房东发的邮件依然没有回复。恰逢德国法定节假日,房东度假未归,我需要联系隔壁公寓的房东领取钥匙。领钥匙之前,我得先到学校办手续。可是,国际交流中心的老师告诉我,若中午十二点前没有赶到她的办公室,就

就这样,几经辗转,当我终于拿到了宿舍钥匙,瘫倒在属于自己的房间里时,距离我上一次躺平已经过去四十多个小时。虽然过程略有波折,所幸路遇无数好心人,他们会贴心地祝福我、宽慰我、鼓舞我、指引我……

如今,当我回到国内,重新回想起一年前这次开学旅程中的所有细节,依然难忘。我不会忘记在德交换的短暂生涯中,每天照进房间那北纬

49度漫长而浓烈的阳光,不会忘记辗转了十二个国家的特种兵式旅行,更不会忘记那些来自德国、越南、韩国、意大利、蒙古、巴基斯坦、克罗地亚、格鲁吉亚、乌克兰、西班牙和印度的师友与同学。

所有浓烈的开学记忆,都与远行有关。不论是刚满十八岁的自己,独自离开家乡,远赴北京上学;还是工作五年后重新读研,自驾前往上海……每一次开学的远行,都是人生旅途中自我成长的重大标记。而在硕士毕业这年前往德国交换的开学远行,在我的记忆中,留下了一笔,它以四十多个小时的漫长一日为起点,在距离祖国八千多公里外的异国他乡,带给我许多全新而难忘的体验。

十日谈

开学以后

责编:殷健灵

在教育这件事上,不仅需要无休止的金钱投入,更是决心、耐心和眼界的比拼。



憋着一口气,提着三十斤重的行李箱,我终于攀上了科布伦茨的火车站台。两趟列车的换乘时间只有十分钟,还好换乘站台间的距离很近,不需要出站,也没有漫长的隧道,只需要一点爆发力,努力将行李箱扛上眼前这一小段台阶,就能看见红灰色相间的RE列车,正安然地停靠在站台旁。

迅速冲进车厢,列车缓缓启动,意外地发现纸质车票上显示的列车号与站台上站牌并不一致,但发车时间与目的地一致。初来乍到,听闻在德国,若检票时被列车员发现坐错车,会直接视作逃票,要遭受巨额罚款,我连忙用英文向车厢内唯一一位画着烟熏妆的年轻姑娘确认。不料,她抬头看了我一眼,叽里呱啦地对我说了一通完全听不懂的语言。我有些窘迫,这是我踏入德国土地后,第一次意识到并非所有德国人都会英语,而我,一句德语都不会。